

孟嘉伟一句话击中羿小羽内心温软地带



李锦星 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,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,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,心生嫉妒,行为过激,致使车祸发生。两车相撞,季帆几乎没受伤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,昏迷四天四夜,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。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。于是,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孟嘉伟满腹怒气地找到银行,要讨个说法。这天羿小羽正好去了驾校,她接到了下属的电话。在电话里,她承诺会解决孟嘉伟的问题。在学车回来的路上,羿小羽差点遭遇了一场车祸,相似的场景让她突然想起了发生车祸那天的事情。想到在危难时刻,丈夫的自私举动,羿小羽的心凉透了。

情感天空

羿小羽的美丽让孟嘉伟难以忍受

孟嘉伟推开她办公室的们的时候,羿小羽正捧着脑袋发呆。孟嘉伟没想到昨天自己坐过的椅子上竟然坐着一位纤弱的美女,他原准备想和她大吵大闹,如今面对这样一位女人他的火无端地消失了,他尽快地调整自己的状态:你,就是昨天和我通过电话的羿小羽?

是,你是谁?羿小羽挑了一下眼眉。

我叫孟嘉伟,你昨天不是在电话里让我今天来找你吗?

羿小羽突然想起,昨天发生的一切让她忘记了答应这个男人的事情,不过看他的样子不像电话里那个胡搅蛮缠的男人,可是自己也不应该大意,“昨天不是已经说好了吗?你提供相关证据,我妥善处理?”

孟嘉伟指着对面的椅子说:我能坐下来吗?

羿小羽点头。

你不要以为我来是找你们麻烦的,要真是区区几十元、上百元的电话费我真的犯不上找你们,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你不知道这笔生意对我对我们公司是多么重要!孟嘉伟详细说了所有的过程,恳切地说:我该怎么办?

羿小羽没想到会给这个男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和麻烦,看来当初是自己冤枉他了,“这样吧,我给你打个证明,盖上我们单位的公章,证明你是清白的,行吗?”

孟嘉伟想了一下认为不妥,万一马克再怀疑自己的证明有假呢,他岂不是更说不清了?“这样吧,证明你照样写,你要是现在有时间,跟我去找一趟他们,带着你的工作证,当面和他们解

释一下,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我,和不和我联营,我都不再找你们了,你看行还是不行?”

羿小羽看着孟嘉伟恳切的眼神,心里一动,“好吧,就照你说的办,我跟你跑一趟。”

他们赶到郊区马克考察的那个屠宰场时,马克一行正好刚参观完毕,翻译接了孟嘉伟的电话,转告了马克,马克从接待室里和翻译走出来见等在厂外的孟嘉伟。孟嘉伟把羿小羽介绍给马克,马克眼前一亮,说了一串英语,翻译翻给他们说:马克没想到羿女士还为此专程赶来,他为误会了孟先生表示歉意,他回去后会认真考虑他们的合作,尽快给孟先生答复,他还希望和羿女士保持联系,也许今后会与你们银行有业务上的往来。

羿小羽赶紧把自己的名片掏出来,递给马克:这是我的名片,如果马克先生生意上有用得着银行的地方,可以直接和我联系,能为马克先生服务是我们的荣幸!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中午,孟嘉伟问羿小羽想吃点什么?羿小羽摇摇头,说,“算了,还是回市里吃吧。”孟嘉伟原本就是从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,知道这里的饭菜质量,也不再坚持。可能是昨天夜里没睡好,羿小羽不一会儿就歪倒在前座上睡着了。

孟嘉伟边开车边不时地打量着熟睡中的羿小羽,他发现同是女人,自己的妻子孟雅和眼前这个女人是那么的不一样,孟雅平时很少化妆,出门顶多涂点口红,什么时候看见孟雅都是素面朝天的,这个羿小羽不但打过粉底,涂了眼影,眉毛好像是精心修过的,还有轮廓清晰的嘴唇绝不是像孟雅那种随意涂抹上去的,在他的记忆里孟雅从来没

涂抹出这么性感而丰满的双唇,这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清香显然是香水的味道,而孟雅天生对花粉过敏,什么香型的香水都不能用。

原来女人是可以活得这么精细的,孟嘉伟发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,他克制自己不去看睡梦中的羿小羽,那张脸对他的诱惑越来越难以承受。

孟嘉伟拿妻子和羿小羽做比较

周五下午,孟嘉伟来电话说晚上回来,孟雅下了班,赶紧到菜市场买了他爱吃的菜,回到家里和婆婆准备起晚饭来。

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吃完饭,收拾完毕,母亲就催促孟嘉伟带着孟雅和鹏飞回自己的家。在自家楼下,孟嘉伟从车里拿出一袋东西,进门对孟雅说,“猜猜,我给你买什么了?”

鹏飞正在看电视,跑到爸爸背后一把抢了过来。孟雅从儿子手里接过袋子,里面是个精美的纸盒,孟雅念着上面的名字——欧莱雅。

孟雅打开盒子,里面大小小有好几种不同用途的化妆品,洗面奶、润肤水、面霜、眼霜、口红、粉底……孟雅吃惊地说:给我买的?

孟嘉伟点头,喜欢吗?

这得多少钱?

别问钱,你先说喜欢吗?

怎么想起给我买这个?

人家北京女人天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就你素面朝天的,你再不打扮就过气了。

那你也用不着买这么奢侈的东西啊?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

咳,钱是王八蛋,花完再赚!

我看你去北京别的没学会,倒学会怎么享受了。

孟雅边说边收拾起盒子,孟嘉伟在旁边抢过去一一摆放在梳妆台上,你干吗收起来?拿出来,一会儿就用。

夜里,鹏飞睡着后,夫妻俩洗浴完毕,孟嘉伟非要孟雅化妆给他看,孟雅不想拂他的兴致,坐在梳妆台前化起妆来,孟嘉伟在旁边欣赏着,不时指指点点,按照脑子里羿小羽的样子教导着,光嘴唇孟雅就化了三次,才合了丈夫的意。那一夜,孟嘉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生猛,在他的身下,妻子的脸和那个叫羿小羽的女人的脸不时地幻化着,让他兴奋、癫狂,当孟雅第三次性高潮来临的时候,孟嘉伟才如一座山一样轰然倒下。

早晨,孟嘉伟和孟雅计划带儿子去广场放风筝,一家人吃过早饭,刚走到楼下,孟嘉伟的手机就响了,电话是翻译打来的,说马克母亲突然病危,马克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,走前想和孟先生把合同签了,除了个别条款需要再沟通一下外,如果孟先生方便的话,下午和公司法人来宾馆签合同。

打完电话,孟嘉伟抱歉地看着孟雅和儿子,“没办法了,我必须马上走。”孟雅知道这笔业务对丈夫意味着什么,点点头,“去吧,路上开车小心点!”

孟嘉伟邀请羿小羽共进晚餐

羿小羽正在驾校上交通知课,手机忽然振动起来,她看了一眼,发现不是自己熟悉的号码,走到外面接听,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兴奋的声音:是羿科长吗?

是我。你是?

我是孟嘉伟,还记得吗?

哦,是你啊?有什么事吗?

我刚和马克签完合同,想谢谢你,晚上一起吃顿饭行吗?

好啊,祝贺你!不过我现在正在上课,估计要晚一点过去。

你上什么课呢?

驾驶理论课啊。

你现在在哪家驾校?告诉我,我去接你。

羿小羽告诉了他具体地址,又打电话告诉司机不要来接她了。

驾驶理论课结束后,孟嘉伟开车来了。接到羿小羽后,孟嘉伟把车停在一个饭店门口,让羿小羽点了几个菜,要了两瓶白酒,服务员打包好递给他们。

办事处,孟嘉伟把菜摆放好,拉过椅子,羿小羽走到洗手间洗手,洗完手习惯性地撩了下额前的头发,然后走出来擦手,入座。

孟嘉伟把倒满酒的杯子递给羿小羽:来,为那些让我们认识的短信干杯!

好!电话避免了?

行!孟嘉伟点头。

羿小羽笑了,她感觉自己好久没这么开心了,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?

忽然,孟嘉伟凝视着羿小羽的额头,伸手拂开她额前散落的头发,你头上的包下去了。

羿小羽愣在那里,她没想到孟嘉伟观察自己这么仔细:你什么时候发现的?

那天回来的路上,你睡着了,尽管你用粉底遮盖了,但我还是发现了。

眼泪从羿小羽的眼眶里滚落下来。孟嘉伟没想到自己一句话竟惹得羿小羽这么伤心,他赶紧走过去,双手擎住羿小羽的双肩。

一瞬间,羿小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软弱,孟嘉伟的目光让她伪装起来的坚强轰然坍塌。

崔海燕在即将越狱时突然接到一条短信



山风 著
南京出版社友情推荐

故事叙述的是前刑警、商人崔海燕因金融诈骗罪被判入狱十五年。自入狱之初,他就处心积虑策划越狱。他以其熟悉监狱的优势赚取了警官的信任,在关键岗位上从容地实施越狱计划。然而,注定他就是注目焦点,他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:警察、犯人,有许多眼睛在盯着他。他的越狱计划实施困难重重。当有一天,他发现自己入狱真相后,他加快了越狱步伐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崔海燕秘密买了一部手机,和一个以前他曾救过的丁老板联系,让丁老板为他准备假护照、驾照和身份证等,准备越狱后逃跑。又让筱竹为他准备以前他在警队穿的警服,又和自己的太太联系,太太告诉崔海燕要谨防筱竹。虽然崔海燕用手机很小心,但还是被老鼠发现了,老鼠要求和崔海燕搭车一起越狱,崔海燕同意了,两人商量如何越狱。

刑侦小说

钻窞井计划

老鼠与他的兄弟联络后,遗憾地说他们一窍不通,但他们承诺尽快掌握。

崔海燕说:你的兄弟肯定会来接应吗?否则,万事俱备,你的人不来接应,祸患无穷。

老鼠拍胸脯说:“他们要是爽约,我灭了他们!”

“吹牛B有个鸟用!”崔海燕打起了另外的注意。他找丁老板。“你要气垫干吗用?”丁老板问。

“你替我买面积大于二十平米的气垫,再准备几个心腹,等我通知。”崔海燕简洁交代。

“你要越狱?”丁老板问。

“我们是兄弟,希望你帮助我一次。”崔海燕恳切地要求。

“行……不管你要我做什么,我都会帮你。我欠你一条人命。”丁老板迟疑后回答。……

从分配到这个车间开始,崔海燕先后考虑过的越狱途径有数条:攀越电网、弹射飞跃、钻窞井、混入外来厢式车中以及搭载大型货运车混出大门等方案。攀越电网方案已经被排除在外。老鼠的弹射飞天计划在他认为简直是儿戏行为,危险极大,他打算排除此法;众目睽睽,在警官眼皮底下混入车厢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;切实可行的当属钻窞井;而混出大门的越狱方式作为后备。

越狱方式轮廓已定,那么越狱时间呢?

国庆节将至,政府将加大对犯人的掌控力度,越狱的工具气割枪还没到手之前,自然不会考虑越狱的;国庆节后,长假综合征将会如期发作,我再去捕捉有利战机。……

在摸清了监狱窞井位置后,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犯人都休息

了,民警们也有了困意,崔海燕和老鼠偷偷来到位于厕所后面的窞井旁。从厕所到窞井,崔海燕看了手表,耗时两分钟。

老鼠望风,崔海燕如羚羊敏捷地跃到车间窗户外,取过乙炔气割枪和木棍返回。前后一分钟时间不到。插上木棍,崔海燕和老鼠一人一头,一起用力,窞井盖顺利打开,一股潮湿气流和哗哗的水流声扑面而来。

再过五分钟,我崔海燕就置身大墙外了。

“下!”崔海燕摁住心里狂奔的兔子,闷声命令老鼠先行。

对着黑洞洞的窞井犹豫片刻,老鼠一咬牙,两手撑着窞井边缘,悬空身体下探。

“还没落地?”崔海燕眼瞅着老鼠的脑袋将被窞井吞没。

“好像下面有水。”老鼠的身子晃动着。

“废话,没水窞井留给你越狱的?动作快点!”

“咕咚!”在崔海燕的催促下,老鼠一松手,整个人湮没在黑暗中。

“啊!”老鼠发出溺水挣扎的声音。

崔海燕匍匐,探下脑袋,借助打火机的微弱光亮,发现老鼠全身浸泡在水里,露着脑袋,双手乱舞,试图找援手,他伸出手,拉出老鼠的脑袋。

“不行!水太深!”“拉我去!”

崔海燕一使力气,老鼠借力重新钻出窞井。

“怎么会这样?计划泡汤了?”崔海燕绝望地自语。

“那么深,难道要游过去?那一头地势低,非潜水不可,怎么割开栅栏?”老鼠垂头丧气地说。

崔海燕呆滞。

回到厕所,望着车间,崔海燕望了望手表,从出车间到现在

为止,时间已经过了十三分钟。他们现在回去,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。

“我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怎么解释啊?”老鼠问崔海燕。

“这……”崔海燕没了主张,茫然望着厕所外的一切。当眼睛扫到花坛和水池时,眼睛有神了,他说:“你跟我来!”

老鼠懵懵懂懂跟上。

“你给我跳下去!”来到水池边,崔海燕指着粼粼的水面命令老鼠。

“啊!还要我泡一次水?”冰凉的老鼠说。

“给我下!”崔海燕左手提着节能灯,右手一扣老鼠手腕,略微使力,老鼠又洗了一次冷水澡。

“上来!”崔海燕又把老鼠拉上,对着车间方向大声说道,“老鼠,你怎么不小心啊,掉水池了?”

老鼠顿时明白了,应道:“倒霉啊,不小心掉下去了,冻死我了!”两个人一唱一和小跑回到车间大门。

“老鼠,你成水老鼠了?”开门的禽兽掩口而笑。“禽兽,你笑什么呀?我都冻死了,快让开!”老鼠假装对幸灾乐祸的禽兽表现了不满。

正在值班室的民警丙开门探出脑袋问:“什么事喧哗?”

“报告警官,老鼠他掉水里了,嘻嘻!”崔海燕及时汇报。

“上厕所没掉粪坑掉水里了?真是稀奇古怪!赶紧换衣服,别受凉感冒!”民警丙缩回脑袋。

“允许你上厕所,没准你跳水啊,你狗日的想不开啊?”崔海燕诙谐地对老鼠说。老鼠去换衣服。

又生一计

大脚父亲离世,崔海燕有点意外,而指导员说了看管大脚脚除他崔海燕安全员职务,他吃惊,他已经感知其中猫腻。别看指

导员很年轻,诡诈得很呢!但是,他仍站在政府的角度就监管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:“指导员,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,突然留大脚在监房容易引起他的猜疑。”

“崔海燕的观点值得可取,别惊动了他。”教导员发表意见后,离开谈话阵营,独自漫步。

“大脚放哪儿是我们的事,你的重点改造任务是不动声色地照顾好对象。”指导员吩咐崔海燕后去追随教导员。教导员驻足,等候指导员,然后一起边走边议论,偶尔,教导员还回头望望崔海燕。崔海燕预感有场暴风雨来临。

老鼠摇晃而至,大老远地说:崔总签字。崔海燕接过熟练地签了字,老鼠问:“教导员和指

导员都说了些什么?”

“今天晚上将是背水一战。”

崔海燕将签字笔插到夹子上,连同本子还给老鼠,“我们两个没一点退路了。”“啊?”大脚向崔海燕走来,老鼠进一步打听计划的被打乱,很不乐意地回避。

“老哥,指导员说我?”大脚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说你的?”崔海燕反问。“指导员的眼睛告诉了我。是不是家父……”

“大脚,你别疑神疑鬼的,指导员说的不是你,他和教导员对我的改造提了要求。”崔海燕不忍心将他家庭真相透露给大脚,甚至触景生情的话题都刻意回避。“家庭对你来说,我承认,很重要,但你鞭长莫及,你目前能做到的,排除所有纷扰,专心做好你的后勤工作,服侍好警官,你离减刑就不远了。”

晚饭,崔海燕没在调度室吃,他是站在就餐犯人堆里匆匆解决的。他向老鼠使了眼色,老鼠很快不见踪影。大脚在咽饭,速度很慢,不时地向用餐的警官张望,

眼睛流露的是渴望。犯人伙食不比监狱外,民警不吃的和吃剩的饭菜就是某些犯人的奢侈品。大脚经常吃警官的剩饭剩菜。

大约两支香烟的工夫,老鼠魔术般出现了,将签字本递给崔海燕,说安装完毕。崔海燕刚刚签字,一言不发地交还本子,然后接近还在吃饭的警官。

人刚进值班室,就听到老式的电脑主机箱的轰鸣声,计上心头。崔海燕说:你们的电脑声音太大。民警乙发牢骚地说:我们除这条件。崔海燕说:有个办法消除噪音。只要拆下清除积尘加润滑油,噪音降低,立刻见效。民警乙说:你会弄吗?崔海燕说:这是小儿科,简单的技术活,我马上给你们解决问题。民警丁说:你把机箱搬去修理,其他的不要动。

接到令箭,崔海燕并没有急着去搬电脑主机箱,而是轰赶犯人去干活。将犯人悉数赶到各自的岗位,崔海燕摸着自己的脑袋,用手指捻着寸发,想着戴上警帽能否让人看出他是一名犯人。为了这一天,他特地将头发留得不长不短。头发长了,政府毫不留情地叫你剃掉,太短了,一身警察行头,免不了警惕的门卫对你一顿盘查。这和保留光头形象的民警丙待遇不一样,门卫认识他,是见怪不怪。假如他肩扛电脑主机箱,掩藏面孔,门卫如何反应?从人行通道混出去,难度挺高的;一旦被发

现,关闭通道两头铁门,他就是瓮中之鳖。如果从大门开合刹那间挤出去?门卫瞬间反应是迟钝的,在没弄明白此人是谁的时候,他已经跑出大门了。电脑主机箱做越狱道具,雄赳赳气昂昂走大门。我是个越狱天才!

……老鼠向崔海燕借手机,崔海燕正准备直接交给老鼠,发现手机上有信息,阅后,他呆若木鸡。